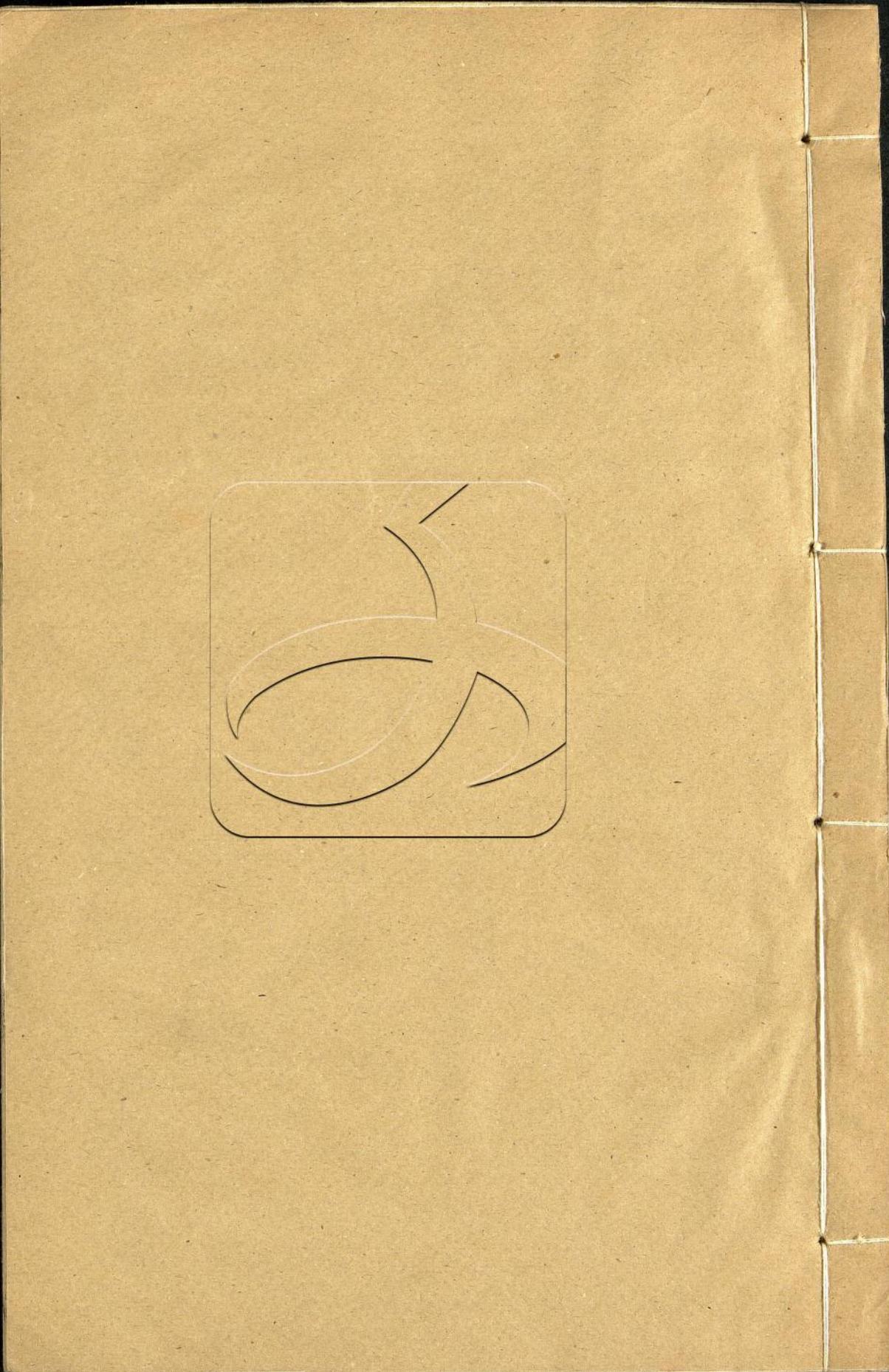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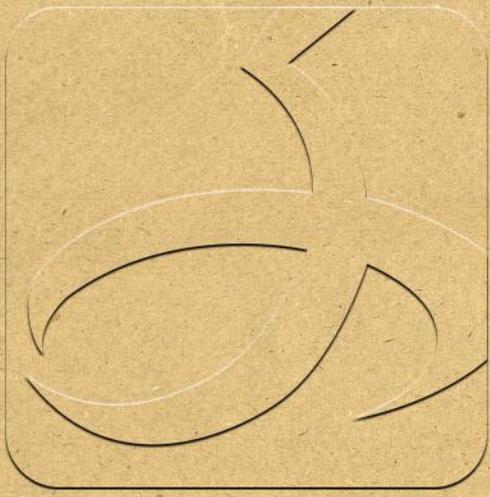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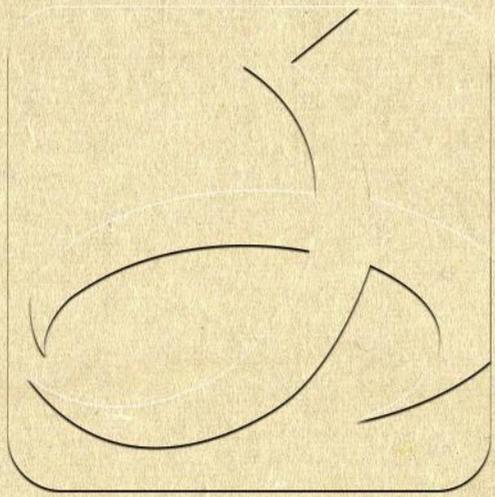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天家之湛露此又箕子洪範之疇遜其大備魯侯燕喜之

頌無是蕃使者矣

某

等家居廉讓之闕里附勳賢之

禾盤汶山於劍外知間氣有獨鍾炳昂星於弧南合

羣生而大仰 治國之日舒以長永錫難老君子有

德多且旨先酌鄉人

黃公樹太翁八十晉一壽序

墊江李惺代作

道光十八年秋坪黃君以崇慶州學正來監錦江書

院事太翁公樹先生年七十九矣耳目聰明步履輕

便容顏類五十許人今年正月十九日為太翁八十

晉一誕辰崇慶州楊國鈞秋坪門下士也嗣與秋坪

之長君應黼同選拔則又為秋坪年家子國鈞以太

翁春秋高且康強逢吉是不可以無言丐惺序之惺辭焉而國鈞請至再因告之曰謏陋之辭可以欺俗士而不可以諛雅士藻績之辭可以諛雅士而不可以語有道之士以太翁年逾八十秋坪早通籍諸孫又皆科第中人誦其既往臚其現在券其將來如世俗云云何患無辭然獨不可以施之太翁何也太翁人貌而天古之所謂有道者也國鈞曰道惡乎在余曰道無乎不在然而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號物之數有萬人處其間一毫末耳天與地無窮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一須臾耳顧以有限之身逐無涯之欲膠膠擾擾日以心鬪其神敝其身亦

敝卽軀殼幸存而神之敝也久矣莊子之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身之重也如此而身之所以治者要惟是不以人滅天一任其性命之情至於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身卽不能不敝其神則扁然而固存彼伏戲得之以襲氣母肩吾得之以處太山禹疆得之以立北極得此道焉耳不知者以爲倣詭知者以爲真實且以爲平易也道固然已國鈞曰古之道術誠有在於是者先生以太翁爲有道奚以明其然余曰觀人者觀其所處之境因以得其處境之心余以課藝之暇短檠苦茗輒與秋坪敷衽言懷余不能不病貧秋坪亦不能不以

貧爲病夫校官不免於貧則救貧莫知縣若矣秋坪在校官任內六年俸滿上游薦秋坪可知縣秋坪顧力辭在秋坪以太翁春秋高不忍以膝下之身千里事人然使太翁或有不足之意幾微見於詞色秋坪雖欲辭富居貧而不可得而太翁晏如也其不戚戚於貧可知也此一事也方秋坪之來也折其一子一女女及笄子且冠矣余唁秋坪因慰太翁太翁則神閒氣定初無戚容竊謂太翁平時集諸曾孫左提右挈以相諧熙時或入市市果餌分給之以爲樂顧於此轉若有所甚忍者豈生者爲可愛死者爲不足惜耶深思之而後知太翁之達也此又一事也夫天下

至足以困人者無過於貧而骨肉之痛則又天下之至痛也極古今明敏強有力之士每展轉於其間而未由自脫而太翁獨灑然其無累夫亦謂物之儻來寄也貧其偶也生者假借也假而之生生者塵埃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故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卽古之所謂有道也世俗但能見其所見豈知純純常常中實有畸人焉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甚矣太翁之全乎天也國鈞曰太翁之先德自粵遷蜀久之始居於珙方是時家無餘貲太翁棄儒而賈家乃小康顧不以自私與二兄共之族人不能葬不能婚嫁者仗助之乾隆年間驟禁

小錢市無錢因而無米太翁積穀若干石盡糶之平生敬畏於人雖貧賤人不少失禮有忿爭者輒讓之秋坪先生爲秀才時偶爲惡少所侮訟之官太翁謂是何足校自詣縣庭寢其事太孺人之歿廿年於茲矣義不再娶凡此皆古人之高詣也先生亦聞之乎余曰余以前二事知太翁非謂二事足以盡太翁然而有道者之心必虛虛故靜靜故明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觀於子言而太翁之有道益信國鈞曰其天全者其神不虧太翁既八十有一矣馴致於期頤可預操券余曰長於太古而不老何但期頤國鈞曰先生之言至矣語言文字是一是二請卽以此爲太翁壽可乎余曰是無不可第傷繁耳然而無以易也遂錄之

洪樸山壽序

胡麟瑞生

人生富貴福澤之源積於祖宗而培於子孫愈積愈厚則愈發愈盛不盛於其身必盛於其子孫予嘗持此以觀積善之家近獨於我州學正洪樸山卜之君爲富邑名孝廉兩赴公車不第以大挑二等授斯職自任崇與予善時以暇過從清談竟刻嘗自述其先累代曠僚而好行其德雖家貧不稍懈其曾祖原陞公創建家祠方上梁時適月湧瑞華爛然五色覘者以爲異日光大門閭之兆祖考文叔公爲邑方聞士

而艱於一衿援例入國學素精醫以仁心行仁術所
全活甚眾或酬以財則笑謝曰梁公豈鬻技者皇考
子元公才高不售設教里門專以裁成子弟爲事嘗
訓君等曰語云書不負三代我家積學力行自爾祖
至今三代矣爾等勉爲之蒼蒼者其將鑒諸生不好
揚人善尚氣義排難解紛傾囊不吝每貸人以錢不
償亦不責臨易簣時命君焚券四百餘緡君夙承彝
訓動遵禮法性誠篤不設城府待人有犯無較居官
以風教自任州中所有忠孝節義事多所舉報君與
僚友蕭監于勤諮博採數年得百餘人列以上聞悉
邀旌顯其待士寬而有恩遇寒峻倍加刮目而尤睦

於同氣家居怡怡繼宦他鄉孔懷彌摯凡束脩所入
悉以公之未嘗私蓄一物予嘗舉此示人以爲世之
涼德者勸士君子讀書成名當外有以副萬民之望
內有以庇一本之親庶於出處無負胡至貪刻性成
以之牧民則與民爲仇以之教士則與士爲仇及飽
所欲而歸又以自私自利之見與其昆若弟爲仇是
亦藉前人忠厚之遺故能有所成就無如及其身而
已盡斲之宜不再傳而遂替也惜哉若君誠世濟其
德者意必邀天之眷得以光大門閭矣而乃皓首儒
官若仕若隱殆所謂不盛於身必盛於其子孫者乎
昔陳仲弓以文範爲時師表其官止於一丞厥後由

承而公而卿衮衮衣冠甲於東漢蓋厚積而薄發之
故常蓄其餘以裕其後如水之有源其始達僅澄然
一溪壑之勝及蕩漾游衍而不則爲江爲湖浩浩乎
揚波激浪極雷蒸虹騰雲霧蒼蔚之盛而終不竭源
深則流自遠彼仲弓非其明徵歟安見古今人不相
及也且是官也以詩書爲世業以作育爲勤能無絲
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以頤養天和怡悅性靈
將延洪納算躬享其後世子孫之榮以視夫一發無
餘縱天假之年而無以爲暮歲之娛者爲何如豈謂
天之獨私於君哉亦決於德報之不爽耳君哲嗣三
人長君現任安徽荻港巡檢素行脩飭餘與諸孫亦
英英秀發異日所成均未可量今仲冬之十一日爲
君六旬晉五誕辰卽以是日爲長孫舉行婚禮諸君
將致賀焉而以屏詞見囑予旣忝交誼又喜德門延
慶之長因綴此以俟其驗

黃孺人八旬壽序

國家之旌顯節孝至矣而於五代同堂之家亦與以綽
楔之榮鉅典煌煌並行不替然年來我州之以節孝
旌者不下百有餘家而所謂五代同堂者則不數數觀
蓋一則存乎人一則存乎天存乎人者難存乎天者
尤難也雖然天之所爲亦人所自召積善餘慶理有
固然若是者近惟於吾友黃培菴茂才尊慈陳孺人

見之今春之季屆八旬懸悅之辰其姪集梧以壽詞
為請且曰太孺人躬閱五代矣膝下丈夫子五人孫

人曾孫

人元孫

人濟濟一堂稱盛事焉

樓等

將進而致祝願乞一言以為之光予聞而歎曰此真

人瑞也太孺人果何修得此集梧曰

樓

生也晚不能

盡悉太孺人內行之美惟見平日動遵禮法行不踰

廳屏言不聞鄰里白婦居後躬持門戶教備嚴慈長

君熙亭次君培菴俱先後有聲庠序餘則孝弟力田

皆率其訓惟謹居家尤諳大體無閨閣纖嗇態嘗置

祀田以奉時祭建墓碑以表先德見親鄰之貧者輒

周恤之以為常予曰是誠貞貞僉福者矣夫福以德

為基德修於身內有以正其家外有以及於人是巾

幘而有士君子之行賢矣哉宜天之佑之以致螽麟

衍慶之長也且婦人本無奇行異節之可見其以奇

行異節見者皆不幸而遇其變者耳亦猶士君子當

勢危情迫之時然後有成仁取義之事使幸而身處

其常亦不過兢兢以繩墨自守俾子弟欽其矩矱戚

黨沐其恩施而已雖有忠義之志自顧不難光日月

而薄雲霄而無所激發終闕然無以自見於世然則

其所謂幸者乃其不幸而所謂不幸者乃其至幸乎

而觀人者正不在此蓋因其處常而能不愆於行習

之間早卜其處變而能無憾於綱常之地無疾風自

崇慶州志 卷十一 三
不失其爲勁草無板蕩自不失其爲誠臣知此則知
太孺人之賢則知其福所自來而非得於適然之數
君等欲有以榮之盍援例請於有司上於

朝廷使得邀錫典煥門閭庶觀者有見於德報之隆而
知人能自立則遇無論常變皆可以顯當時而傳後
世若予文則何足爲榮集梧曰此培菴之意也請之
至再遂不敢拒而爲之序

和抬會序

士君子不遇於時不能爲天下任其憂亦當爲一鄉
造其福其所以造福者無他惟審其禍之所在而預
有以備之則有事仍如無事之安也吾僑生長田間

荷

國家寬大之恩薄賦輕徭催科不擾可謂世享太平之
福矣所患者獨漂尸路斃未免爲累於里閭蓋一經
報驗而其中之變故有不可勝言者鄉人遇此往往
懼禍之及漂尸則潛委水中路斃則暗移鄰界自以
爲計之得也盍思死者之適在吾境固所謂莫之致
而致者自當以順受爲正胡忍舉而棄之且棄諸鄰
而鄰不受勢必互相訐訟或訟息而家已貧是欲避
禍而禍轉甚至棄諸水而水受之則直葬於魚腹而
已嗚呼當其舉棄時吾不知其靈之死轉悲啼以隱
隱乞哀於其側爲何如慘痛而其人不知覺也而其

鬼非無知也又烏能不陰爲之禍以洩其無涯之憾乎而彼乃目覩其家之疾病死喪種種惡報猶以爲氣運使然豈不惑歟然二者既均足以致禍而人多蹈之者則以狃於惜財之見而違於畏事之心耳不然彼豈真忍人絕無惻隱之良也哉吾輩爲此目擊心傷因爲預備之計相約醵錢存積擇里中老成主之凡漂尸路斃所費悉取辦焉並酌定條規垂示後來使世世遵守勿替其名之曰和抬者取和衷共濟之義事以共爲無庸畏也財以共助無庸惜也夫不畏事不惜財則生者有埋齒之仁死者無棄尸之怨以此消禍於未然卽以此造福於無盡和之所濟人矣而吾尤願人人敦禮讓息紛爭由一鄉以達之天下庶有當於

聖天子誠和萬民之意也夫

州牧葉香谷壽序

州尊葉公香谷復任崇陽之三年政治民和州人士聞公榮遇一甲欲援幽風介眉之例稱兕公堂而公未之允也頃公塔水君復卿顏君子真持公事略來云將爲公壽而以文見囑是足爲州人士導其先矣其敢以無文辭伏思壽疇也所以疇其德也故有仁者之德斯有仁者之壽如公之爲人可不謂之仁乎仁無不敬公則正衣冠尊瞻視糾荒懲怠無時非見

賓承祭之神也仁無不純公則平矜躁寡笑言讀書
養氣無時非金和玉節之度也仁無欲故無不廉公
則絕苞苴飭簠簋見利思義無時非懷清履潔之心
也且夫仁道至廣矣其志氣清明足以應事變之來
而不窘其用其器量寬大足以立生靈之命而不屯
其膏公自蒞崇以來察民疾苦備極拊循教在刑先
恩流法外訟獄衰息胥吏無權崇之人如去嚴霜沍
雪而就春溫如豁疊瘴層霾而覩白日迄今任僅兩
載而癯者起瘵者蘇呻者歌憂者喜則公之仁政行
矣公以庚申年提補崇甫抵任謀聞藍逆將由邛邑
來犯飭團練繕城防清露積廣偵探增設邊備而躬

率練駐乾溪截賊來路賊突由分州襲據元通場公
歸急請官兵營大羅寺以扼其吭而遣民兵之銳者
迭擊之賊知備嚴鬪又屢挫旋遁當夫敵勢披猖內
則奸人潛伺外則遊勇相仇而援師烏合之徒又無
一旅可恃勢已形其杌隳矣公運奇倉卒之中機宜
悉中搽勝危疑之地舉止如常卒之身與城存守緣
戰固則又見公仁勇之大焉去歲灌邑都江堰決洩
濫數十州縣崇當其衝害尤鉅時公返任未久方慨
然於振刷之難覩此滔滔益深浩歎漲稍退卽循河
而上躡虎頭攬象鼻登鬪雞之臺周覽形勢得其最
要者曰湯家灣曰黑石壩選才督役疏築兼施閱歲

王始告竣當夫洪流浩淼龍蛇出沒以無常鴻雁流
離而失所而小海暴溢之水復挾羣溜而來世幾淪
爲昏墊矣公指揮若定迴瀾收砥柱之功挹注有方
比戶息星露之歎遂使桑田沃露陸海珍騰則又見
公仁利之溥焉公初謁選得滇之甯州時大兵方征
叛苗制府稔公才檄參帷幄兼攝尋甸州篆軍事辦
而民不擾賊旣敗逃前附賊者感公之仁翻然來歸
繼署撫夷府治益有聲又爲開井抱母得鹽倍於舊
食仁賜者無窮家居時遇郡有大事當道輒倚爲重
如散鹽匪縛糧渠禦島夷之難及事後增炮臺復垣
署集散民皆擘畫從容予一郡以安全之福其郡中

募拯漂糶藥疾粟饑諸義舉亦公所倡並爲酌定章
額授諸局名其局曰體仁然則仁固公之蓄積有素
者宜其息深達豐以長人之元德兼貞幹隨出處顯
晦悉有以定事變而濟生靈蓋本先憂後樂之懷以
發爲經濟凡所以保障元元爲之淡天災而除人患
者皆仁也夫仁無不壽夫仁之宜壽豈止於延洪納
算與庸庸者爭身世閱歷之長哉古稱仁吏如龔黃
召杜流傳不朽蓋至今爲猶生矣公非所謂異世同
德者歟則其仁之存諸已而形神俱固者壽在百年
其仁之推諸世而功烈昭垂者壽且千古二君其以
是爲祝焉且言於公使州人士得從而後以共申其

愛戴之忱尤爲盛事茲爲製頌詞八章以進亦詩人
爲民言情之意其亦不必託諸二君者示公也頌曰
公來自滇出疆未久回望昆池已爲賊有天寶相
公俾脫虎口以福崇人以康崇土 惟天好生尤
厚我崇憫崇之難界崇以公陸驅虎豹水束蛟龍
堯堯翠微永表豐功 西湖之月如公之明東閣
之梅如公之清惟清故明惟貪故昏凡百司牧視
我使君 古之廉吏性多峭刻公廉而仁寬其文
法威以德伸獄惟良折勝若固然負還自責 昔
元次山惠撫春陵煦其殘喘霍然以生公體斯意
穀我皇人如吹暖律寒谷回春 公始去崇民慕

如孺公繼來崇民歎何暮異日徵黃同聲借寇匪
公是私惟仁之故 仁以壽民並壽其身八千歲
秋八千歲春祝公純嘏如古大椿繩繩繼繼清白
家聲 公兩乘龍如李與黃展半子分稱六秩觴
鶯溪之絹持乞壽章藉抒輿誦無私揄揚

程署牧政績序

內閣 侍讀 劉芬 譔

公字少穎常州古陽羨人也咸豐九年以知縣分發
來川值軍務倥偬委辦省垣南城防務克勤乃事性
骨鯁見重上游都人士咸欽佩之額其績於城樓官
厦壬戌春攝崇陽篆每折獄必委曲詳盡嘗曰人宜
循分毋好訟訟則失業費財何益也四月初旬分州

火延毀數百家公急往賑濟雨零泥滓徒步以察其
狀民感之至有泣下者故張劉廣文文頌公詩有人
道素心如白水我從赤地見青天前村竹走兒童馬
破竈煙炊刺史錢之旬當賊據青神時見州防禦弗
固令仿郭青螺虛臺製起造月城礮臺士紳等以無
貲對公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汝不謀長以
思乃災厥既得卜則經營餽餉工役諸值吾任之當
委局紳趙登華單騎周歷四方凡有空心礮臺悉繪
圖攜回參酌盡善規畫周詳遂率作興事十閱月克
厥成勳計城之正隅各四費約數千緡圖呈 當道
蒙 駱文忠公獎許爲全川之冠州民得有保障焉

九月逆匪犯境百有數十銅帽紙甲兇悍異常奔突
十餘郡人莫敢與之戰者或勸公允其假道公曰爾
不聞藍逆之敗走川北乎亦僅百餘人過數邑復成
巨寇誓必滅此朝食毋任滋蔓害虐烝黎於是親督
州民冒矢石奮不顧身日未旬殄殲已盡整旅途次
百姓焚香爆竹懸朱紱挈壺漿歡迎道左百餘里絡
繹不絕民丁戰死數人公均哭奠厚卹其家設木主
於昭忠祠亢陽爲虐公曰天降之咎百穀用不成罪
在吾也遂齋沐詣城隍祠禱之未幾甘霖大霑如是
者三歲得大熟士民感之遂公送陰陽合德匾額公
又以城隍祠爲閬州祈報所在年久頽廢不足以昭

赫濯乃捐金諭執事勤垣墉塗丹雘培之葺之幾半
載殿宇臺榭煥然改觀至設銘筒稽戶籍添鄉校興
二三費申雪冤誣默化強暴諸善政靡可殫述桂月圓
時我州祝祀城隍俳優演劇鼓樂爭喧四方士女雲
集捧雞豚攜酒果奔走告虔向例也廟貌維新神人
歡慶僉曰務民義敬鬼神公其有焉較慢神虐民何
啻霄壤士民等卽於是日稱觴以爲賀適公拔擢直
隸州知州竊恐重屆瓜期寇難再借敬書梗概榜於
廟舍之西軒用示不忘後之君子護而存之以備採
風者廣循良之傳是亦輔世長民之一助也

石太宜人壽序

胡麟瑞生

昔歐陽文忠公少孤其母鄭夫人以長以教以至於
成立由進士歷顯官爲名臣至今稱之以爲賢觀歐
母之所以爲教者最要在求生數語而已此數語者
藹然仁人之心而慈祥福澤之所萃也凡爲吏者皆
宜誌之勿忘今我州尊芝生石公攝篆於崇下車以
來治行卓著每燭治官書反覆推詳漏盡未已向聞
之但稱其勤於吏事耳及觀公所述太宜人之訓宛
一歐母然後知公益仁心爲質而其得力爲有自也
太宜人爲中丞星畚陳公第三女少端慧通詩書長
嬪公尊人太封翁毅農先生初居觀察署中青燈黃
卷黽勉同心毫無貴家氣習居久之以念切晨昏偕

歸興國前公本生王父侍御公官京師三十年清白自矢身後四壁蕭然公世父主家政益支絀太宜人歸卽慨以數千金爲助雖罄其藏不少惜辛卯太翁舉於鄉以家貧厯館遠省太宜人居定省之暇督課公等如嚴師時勸以立品擇交敬承先緒家雖貧晏如也旋值歲祲土匪熾遂於壬寅夏挈家避居武昌壬子後迭遭兵警廬舍蕩然蓋自丙午冬太翁已棄養京邸時公年甫弱冠公弟竹生公年十七兩妹俱幼太宜人力持門戶艱辛備歷至是益無以爲家而轉徙流離安之若素惟日勉公等讀書稍倦輒垂涕廢食嘗曰讀書以明理非專爲科名也世雖

亂心可亂乎公等以此感奮自勵先己酉歲兄弟同舉茂才辛亥公以優等食餼至戊午己未兄弟先後捷於鄉壬戌公舉進士以知縣需次四川上台委襄讞局迭赴各屬鞫案太宜人自家馳書諄諄以歐母求生數語爲訓蓋謂令之民其幸而生者皆兵火之餘也可矜也其展轉兵火之中竟得延其生以至於今是天之所佑以爲無罪之民而生之也尤可矜也夫此可矜之民不幸罹於法其非出於不自知而迫於不得已者十無四五也若之何勿矜而全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古人引經斷律嘗有擬爲法外之恩者以此此太宜人之意公旣體之以生我崇人矣可

謂心之厚於仁者矣昔歐母以此卜歐氏之有後而
歐公果顯觀於歐公則知公所至不以一官一邑而
止異日者歷顯官爲名臣德業位望將赫赫與歐公
等而太宜人亦迭荷

朝廷褒大之榮壽考康強以躬享其盛此歐公所謂爲
善之報固理有必至而古今之所同也或謂公振頹
綱剔宿弊其爲政如子產治鄭意主於嚴抑思子產
之治豈不求其民之生者耶時存一求生之心則嚴
不失於殘苛而不必避乎嚴之名寬不流爲姑息而
不必居乎寬之名寬與嚴亦惟視乎其心耳人第見
公摘伏懲奸如霆如電而豈知其用心之苦至於夜

以繼日反覆推詳以求其生者爲獨至哉近聞已專
丁迎養將誌其下車以來所爲平反者幾事昭雪者
幾人俟太宜人至舉而白之膝下知必欣然以喜有
如公得第之日者此後堂皇判案太宜人不立聽屏
後卽引詢榻前承親歡愈重民命不知用心更若何
勞瘁也茲值太宜人榮壽都人士相約進而稱觴蓋
有感於生我之仁而推原所自欲藉是以略抒其忱
云爾

袁太恭人壽序

代作

山東爲齊魯故地其鎮岱宗萬物之生所自始其人
幸近聖人之居得從百世下沐其遺風於靡旣竊意

生斯土者必多仁厚端雅之士足以膺民社而光
國家惜遠而不獲覲也今我立凡老父台攝篆於崇下
車初詢知爲東國儒生也幸得一侍左右領其言論
丰采如飲醕醪而醉退而喜曰向所謂仁厚端雅者
其在斯乎斯足爲我州士庶之福矣頃見公所述太
恭人淑則芳型後先輝映乃知公之賢匪惟地靈人
傑抑亦得諸懿訓者居多焉公世爲山東某縣人尊
人乙未進士授庶常改禮部主政歷升吏科掌印給
諫職司風憲白簡霜威素以清介自持不營生產先
聘劉太恭人無出續聘祖太恭人生女一爲公姊丈
夫子二公其長也自祖太恭人從官京師雞鳴互警

飲水同甘家雖貧於戚串往來禮並無缺性寬慈御
下有恩至課公等讀書寒暑罔間獎勤懲惰教備嚴
慈時時舉其先忠愍公風烈以相勸忠愍諱化中明
六君子之一公之七世祖也以故公居官無內顧憂
惟盡心供職以勉荷先芬而公等學業亦日進六親
交頌藉有賢聲至戊戌歲張太孺人繼操家政如蕭
曹代相法歸畫一而鞠視公等不啻所生婚嫁勞勞
盡爲祖太恭人完其未了之事迄今廿餘載慶雲流
渥舉室皆春公自謂其所成就實太恭人有以扶植
之云夫世之爲人繼母而薄其恩者多矣究之琴傳
霜操徒成孝子之名被疊蘆花難掩後人之謗若是

者宜聞太恭人之風而知所愧矣公由成均分校授知縣捧檄來川太恭人猶諄諄勵以循績今蒞崇半載門謝雜賓庭無留訟戴星出入備極劬勞時集諸生課其文親爲加點閱操管擬作肆好其音用以率勵多士州自軍興以後政尚催科此事已久置不講幸公來一聲提唱如鳳鳴朝陽庶幾斯文賴以興起歟公任猶未久而仁厚足以育民端雅足以誨士已卓著治行若此此蓋本太恭人慈惠之心詩禮之教而施之而士與民躬被其澤方思所報而未得也茲值太恭人五旬榮慶謀率子弟攜羊酒介壽公堂亦孺慕之不容已者昔邱爲孝事繼母堂生瑞芝申錄

化洽廣昌庭降甘露此二者公德自足致之以爲太恭人延年之徵而善祝者不在是也伏維公以東國儒生爲西川良吏手握泰山之雲以先潤澤一州繼且及於天下迨零雨旣遍嶽頂雲收從容奉板輿而歸歸過闕里之堂而謁焉其亦可以告我夫子矣乎由是盛事傳於故鄉榮名施於後世以此爲太恭人壽而並以自壽其壽爲無盡也此則州人士所共切禱也夫

蕭厚菴壽序

蕭君監于德陽人以廣文官於崇與予善近爲哲兄厚菴六旬晉一壽辰囑予以序因述厚菴之爲人甚

悉其言曰予等少孤先府君聖章公由江右賈於蜀
遂家焉棄養時予與季兄迪吉俱幼兄亦年甫十三
病中兄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旬及居苦次日悲
泣不絕自祭及葬禮若成人奉先慈曾太恭人尤孝
謹稍呵責輒跪謝霽顏乃起太恭人躬總家政兄率
季兄持籌權子母命予及諸子姪肄業家塾以素承
太恭人之訓督責頗嚴而友愛自篤今予幸博一官
子姪輩亦相繼而起頗足爲門庭光非兄教之育之
不至此兄雖廢學早而性明決識大義遇事毅然有
以自守前任胡公淪泉太守延辦局事賢之表其門
曰公正可嘉後任貪欲有所侵漁兄念民力艱難公

斂之而私沒之將益困且盜民之財以自肥與盜民
之財以取媚均罪也固持不可令怒撫他事將陷以
法邑中長者數十人爲白於大府乃得解旋相率攜
羊酒爲賀贈門額曰直道而行今邑之人爭以稱觴
爲請蓋猶有感於平日之義云予聞之而喟然曰乾
道以剛運行於不息君子以貞俟福於無疆若厚菴
者足以壽矣夫世有素嘗學問居家敦孝讓之風處
世乏剛方之概如漢之張禹孔光五代之長樂老人
輩非不壽也而以澁忍依阿之態工容悅而長厲階
卒之大節旣虧內行亦掩雖年登耄耋何榮焉若厚
菴者誠足以壽矣且亦思此直道而行者非皆三代

以上敦龐耆艾之民乎有三代之民之直斯有三代之民之壽此固不隨運會爲盛衰者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直者人所以生之理其見諸家庭骨肉之間者是理之不容僞也而其持於利害是非之際者是理之不容私也是理存而氣乃依之以固其上積而充之配道義塞天地光日月壯河山亘萬古而不敝其降則順性命之正卽可以保合夫太和不觀之水與木乎夫木之生也以直上而暢其茂發之機屈之則折矣水之生也以直下而遂其流衍之性遏之則塞矣厚菴之直可謂不屈不遏而其所爲茂發而流衍者當何如也吾知非僅壽考其身而已然厚菴旣以直稱知雅不好諛予故不敢侈陳其富貴而但書此以壽之旣以見予好是正直之意並示世之居鄉而與於公事者使知所法焉庶地方百姓猶有所賴也夫

大邑唐孺人壽序

雷君熙宇子友也館於大邑唐君韶九之家韶九之母艾孺人六秩有二誕辰熙宇囑予爲之序時予方自北歸親賓踵集憊甚以從古無婦人稱壽者辭之熙宇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不可援以爲例乎且孺人之賢予稔問之韶九蓋非尋常閨閣之秀是必不可沒也予不敢固辭因詢其詳而序之使典客者誦

以侑觴焉孺人氏艾大邑桂溪封翁德配也幼婉婉
不煩姆教長嬪封翁眉案相莊賢聲藉甚封翁學兼
文武齋志永忱遺哲嗣三長卽韶九以助餉授縣佐
銜仲未婚而歿其配周氏鬢髻赴喪矢靡他之志已
十年于茲矣季櫻錮疾然聰慧絕倫韶九篤愛之衣
服飲食悉與之共自韶九失怙孺人隻手持門養姑
教子數十年心力並瘁姑病侍湯藥惟謹及久罔效
乃於夜半焚香告天剜臂肉和藥以進病旋愈孺人
綴紉箴滑滯隨者又二十餘年而後已或謂割股爲
仁主所禁聖賢無取焉抑知至性所發不求諒於人
並不求諒於親但行其心之所是而天地鬼神未嘗

不鑒其誠而曲從所請故人苟自顧能爲而不得爲
固無損於孝若本不能爲而安於不爲徒藉口於戕
生非孝之說日坐視其親病之危而不之顧以視孺
人其賢不肖何如哉宜乎室有禮宗行高女史心清
太古之雪節抗歲寒之松蓋孺人之孝義有以感之
也孺人庇家政內外井井其所以教韶九者未知何
如爲柳母之熊丸歟爲歐母之畫荻歟不必如是也
第觀韶九爲人忠衣信裳慷慨多義舉生平好趨人
之急每人有所求未能卽應輒歉然不自釋昔温公
云爲善最樂韶九殆樂此不疲者歟其亦有得於慈
母之訓者深也夫人之教子望其讀書成人耳而成

人要自有別彼夫青燈黃卷一舉而輟巍科拾青紫者不過一時門庭之赫奕已耳至於累仁積德古道照人將感徹幽明上可臻高堂百年之慶下足延子孫累世之澤斯真克家令嗣哉若韶九者足以當之矣且以韶九之才誠使樂於仕進何難立致通顯而乃區區博此一職之微正昔人所謂枳棘非鸞鳳所棲者殆非所以答劬勞也乎然吾竊見今之黻纓而乘軒苴茅而杖節者莫不侈口於

紫誥回鸞起居八座以爲備極顯揚之義矣顧往往瞻望白雲之下悔馳遠志空寄當歸又或白頭就養險厯河山驚憂烽火之宵轉徙荆榛之藪欲求如庶人家蒿簪持戶匏葉司饗蕭然得林下之樂而不可得嗚呼觀於此可以知韶九之孝與孺人之福之未有艾矣今以設悅之辰榮膺封典國恩家慶可謂盛哉抑予更有祝者他日貞媛之行得以 例請於朝廷孺人於是時開八秩之筵吾輩再進而稱觴焉則尤盛也熙宇爲囑韶九醞二十年之酒以待

侯氏族譜序

予不嫻考據而於譜學尤疎頃老友侯君以其家譜求序於予其譜以明總兵諱良柱者爲之始以上從略予愧謏陋未能有所補述而閱其所載侯公事迹獨不能無感焉公以總兵討賊屢立戰功桃江之

捷特荷殊賞公蓋當時一良將也其以撤防致敗由於顧此失彼與逗遛失機者有別而公竟以此失官逮治雖戰亡未嘗追復噫過矣竊思勝國之季盜熾中原邊事尤急嘗有元戎戮力懋著勳勤抗敵綏疆安危所係顧往往以非罪被遣長城之固每爲羣吠所搖輕則罷斥重則誅戮不稍貸而庸臣之誤國驕將之擁兵者或反脫然於文網之外余讀明史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昔楚殺得臣而敵喜秦赦孟明而仇復况將才難得縱不期其後效亦當惜其前功不此之思而概以峻法繩之如侯公者不亦可慨哉哉公沒後蜀事益不支數逢龍戰野遍元黃屠戮之餘遺黎有幾而公子孫以避罪竄匿卒獲保全於尸山血海之間瓜綿岷犇以迄於今而益盛是固公之靈爽足以庇之抑蒼蒼者鑒其死事之忠實陰相之俾繩繩繼繼以奉其血食也今距公二百餘年矣想其生前仗鉞宣威電掣霆轟所當輒靡及以追奔陷伏揮戈獨戰視死如歸覺至今猶烈烈有英氣君於歲時祭享禮畢聚族中人焚香堂上展公之傳而莊誦之必能生其忠義之心當今四方多事

國家急需禦侮之才或者將門出將有起而繼公之風烈者乎若夫率之以孝弟訓之以詩書於以保世滋大迪惟前人光則尤爲長於族者之責也侯君勉乎哉

與同年李敬三書

時麟窘甚告貸於李慨予青峽人串因有感而作

昔青州義士赴援北海之危白馬將軍馳救西廂之困似茲風烈古人所稱今乃於閣下見之蓋一紙書來不啻八千子弟拔債帥於重圍矣抑予更有感者凡人之求人者常畏人而爲人求也嘗驕人不驕則疑世情類此其在一毛不拔號爲守財虜者無論矣若夫事迫然眉情殷援手而或如索延陵之劍心雖許而故遲或如借荊州之城勢已逼而難寢或如王宏之送酒醉已而事乃成或如秦廷之乞師哀之而情始動或如奉相如之璧幾費躊躇或如受黃石之書數經往復或偶爲豪舉如大屈之與魯昭或恃有

良朋如小邾之重季路或設饌而待軒軒如太原公子之來或踵門而求徐徐如竹下高人之出或將市恩於寒士如唐皇之穀英雄或欲責報於異時如呂相之居奇貨一則途窮而計拙一則髮短而心長何孔方兄若是其艱難惟窮措大能得諸閱歷至如分財於季孟之流其來本易貧粟於陶朱之室所損無多縱極揮霍未足稱嘉而君則寒士也硯爲田而皆石墨胡稼而云莊顧能盡除俗態獨追古風將伯纔呼有山立諾青蚨箇箇擬盧循續命之湯白板聲聲疊長吉高軒之唱旣入而誰主誰客其來獨子知我知然而劉殷不謝王衍不言惟是拂几席道寒隕無

何而爲嘻笑怒罵之語無何而爲激昂慷慨之談蓋相與抵掌乎天下事幾欲爲長沙之哭幾欲爲廣武之歎或悲陳陶或哀江南或悵風煙於六詔或嗟塗炭於中原惜殷深源盛名終敗笑賈似道相業惟閒幸吾輩之生斯土猶得從容以盤桓苟全性命卽爲福縱老巖阿何足患言竟而笑轉戚爲欣茶盡玉椀清風泠泠送客出門午煙初升及返室人前請曰頃者客賑錢荒而來遇水厄而去豈醉醕醪於叔度徒仰糞飯於東坡自附淡交恐辜高誼予曰否否是非徒舖毀者且庾郎之饌三韭遙集之囊一錢此君知己於予何誅無已請先黃雀之環聊賄鯉魚之素

墓誌銘

國朝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予告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

諡忠武楊公墓誌銘

塾江李惺西澗

道光十五年正月太子太保一等男陝甘總督楊公以疾乞休

上念公歷事

三朝積勞成疾既不忍違所請尤不忍遽令公歸

諭令緩程赴京

陛見既見

晉封一等侯

敕在籍支食全俸於其行也

賜七言律詩一首

親書於箴所以

寵嘉之者甚至次年

上復親書福壽字并

頒內府人稜給公祇領十七年二月丙子公薨遺疏入

上震悼

晉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入祀賢良祠發銀二千兩治喪

遣官

諭祭

命禮臣易名

子諡忠武公

諱

遇春世為崇慶州人明季避張獻忠亂徙

甯番衛之穆家堡

國朝康熙初年高祖

諱

星祚始返州治之白碾村居焉

曾祖

諱

宗顯州學生祖

諱

梅州學生考

諱

廷棟自高

祖以下均

贈光祿大夫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均

贈一品夫人公幼從家塾受章句嘗一就州試謂此不足

以發名成業遂由武科隸四川總督大將軍福公摩

下從翼長海公蘭察學將略甘肅石峯堡福建台灣

廓爾喀三次軍功洊升守備苗疆軍功洊升廣東營

羅定營副將嘉慶元年襄陽賊倡亂蔓延三省所在

蟻聚蜂屯愈撲愈熾公應調至軍所嚮克捷賊之有名號者如高三馬五王廷詔高二徐天德皆渠魁也睿皇帝以此五人屢戕大員罪大惡極切責經略經略得旨乃委公專勦公於龍池場擒王廷詔於龍洞溪擒高三馬五有若摧枯曾不淹晷此外林之華張漢潮羅其清冷天祿等先後為公所斬艾者更不下三數十人睿皇帝知公最深其受知之始則以嘉慶二年黃金嶂之捷是年授西甯總兵五年授甘州提督

予雲騎尉世職六年

加騎都尉七年授固原提督

加二等輕車都尉公由副將擢提督俱在軍次至十三年

而後入覲

陛見

天顏甚喜

命謁

純皇帝陵隨

命以乾清門侍衛赴固原固原為西北劇鎮顧營伍懈弛已久公至則勤加訓練約束堅明而天下精兵遂以固原為最直隸山東河南百姓倡八卦教互相勾結潛蓄逆謀十八年八月滑縣遂陷於賊

特旨命公會陝甘總督那公往勦十月公率固原兵至河南攻道口鎮破之進攻滑城十二日城破俘首逆牛

亮臣等械送京師河南甫定陝西旋以變聞

特旨命公赴陝限以十日公至南山聞隴州賊麻大旗

最獷悍率固原兵徑趨隴州決旬賊平不兩月餘賊

悉平

睿皇帝以兩次軍興蕙事迅速

賞公紫禁城騎馬

封二等男繼

晉一等男二十五年七月

睿皇帝升遐今

上卽位謂公於

睿皇帝受知最深厥功甚大

加太子太保

賞戴雙眼花翎道光元年正月公入覲

上大痛公益痛既

命叩謁

梓宮并以

睿皇帝冠佩十餘事

賜公五年

命署陝甘總督六年六月回疆有張格爾之變喀什噶爾

和闐英吉沙爾葉爾羌四城一時并覆公率省標兵

先行出關十月抵阿克蘇

上命伊犁將軍今大學士長公爲揚威將軍公及山東巡

撫武公爲參贊大臣七年二月大兵旣集始由阿克蘇進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一戰於洋阿巴爾特再戰於沙布都爾莊三戰於阿瓦巴特爾莊乘勝遂復喀什噶爾城始張格爾於喀什噶爾旣戕辦事大臣及副都統各官遂據其城城外七里許倚河爲塹築土爲垣十餘步一穴一穴一礮迫我兵至賊礮直達北岸而我兵北岸之礮不能擊賊相持一晝夜無敢渡河者三月一日公奮然率數十騎揚鞭徑渡漢南虎頭兵隨之而渡由是大隊繼進躡長垣爲平地公揮兵急攻其城張格爾則已棄城竄矣喀什噶爾城旣復和闐英吉沙爾葉爾羌三城亦復顧以首逆未獲

未卽班師旋有

旨令公先行入關赴京

陛見張格爾之竄也走塔什霍爾罕復走阿坦臺以畏公故深自避匿及公入關謀者導之出遂爲我兵所獲八年正月

上聞報大慰及公至益慰前進兵時以三戰三捷加公太子太保至是

賞用紫韁實授陝甘總督公任總督十年務持大體不事煩苛官吏奉法惟謹蒞屋之民舉熙熙然有以自樂然而誠慤之性嚴重之質果毅之才扞之爲忠蓋積之則爲威望雖外區別種亦不能不畏若神明以故

人心靜謐

上無西顧之憂公崛起行間自結

主知乾隆六十年

高宗純皇帝已

賞公勁勇巴圖魯及事

仁宗睿皇帝

恩遇益隆滑縣之役入京復

命特令跪至膝前執手慰勞謂卿與朕同歲年力富强將

來如有軍務卿當爲我獨當一面手

賜吉祥如意牌喜字翎管四喜搬指各一今

上在青宮時已心重公久而益知其賢故徑由提督改任

總督破格行之不以爲疑公子國楨由穎州府知府

累擢至河南巡撫疆土相望一時并授節鉞

眷賴之榮近代以來莫與爲比公之勳名赫奕加以德

性純粹天下無識與不識皆翕然仰之薨之日

朝野惋惜四方來會奠自西北來者言陝甘之民慟公

尤甚其相率私祭并作佛事以薦公者不知凡幾也

嗚呼公之遺愛若是是亦可以知公矣公生於乾隆

二十五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辰時享年七十有

八夫人田氏

馳封振威將軍子華之女

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二人長國佐次國楨國佐四

川茂州營都司以隨公出關加游擊銜國楨甲子科
舉人官河南巡撫公遺疏入

上永茂庸重示

優卹以國楨承襲侯爵加國佐副將銜孫五人照熙杰炳

烜煦附生候補郎中熙附生以

恩廕候補主事杰候選游擊曾孫四人公薨於錦官城南

第宅返葬崇慶州之祖塋以田氏夫人祔葬有日矣

國佐國楨奉行狀來請銘銘曰

少年從征進不知退拍馬橫矛善穿賊隊參贊戎機克

城賊潰畀以封疆無慚簡在

御製像贊

天語煌煌才全功立得此益彰元首明哉股肱則良鳴虓

我公邦家之光

柯華峯墓誌銘

胡麟瑞生

柯公諱道勝字華峯楚之大冶縣人少從父母徙蜀
之崇陽居焉性情稟五行之秀取與嚴一介之微束
身禮法而不見其拘混迹闔閭而自全其潔細行克
矜大節彌著封翁明山公迢遞移家艱難創業公趨
承左右菽水忘憂母王太孺人負戴從遷風霜備歷
以故居常多病及病篤公泣血告天割股和藥以進
死生沒於至性鬼神鑒其血誠其事爲明主之所不
及旌所以重天下之人類其心爲仁人之所不忍沒

所以厚天下之人倫且卽此一節之奇而生平孝行
皆可想見矣弟少嬉諱道美公同胞也劉家兩驥俱
舉茂才許氏二龍並馳令譽若乃燈輝五夜課嚴花
萼之樓產讓千金心薄豆萁之句則又推孝親之心
以友於弟所謂人倫之表至今士林休之家故貧以
授徒爲業常爽之勸懲有法教肅而才易成賈逵之
贈獻盈倉士貧而施靡靳數十年來其高足以明經
取青紫如拾芥餘雖碌碌無所表著要自不失爲端
士蓋薰陶爲有素也居恆寡交遊慎言語而和光煦
物怨妬皆消卽在門牆以外亦俱重其爲人從未有
以名呼之者尊伯起以夫子號晦翁曰先生非夫者

儒宿望操履無玷曷克有此抑亦足見懿好之良猶
在人心也州中賢使君下車拒陽矯絕奔競獨致禮
於公顧虛己相招時設陳蕃之榻而非公不至自高
子羽之風前牧袁公舉州試見公門人王君器之拔
爲冠軍嘗歎曰此生一覺之雋誰堪瓣香祝者或以
公對曰安定弟子也得所宗矣以此益重公而公亦
益自重以視耶叟感劉寵之賢忘其西旻龍邱居任
延之禮狹其東臯其風節不尤爲卓卓哉少工舉子
業屢試於鄉不售卽止晚貢成均註銓訓導或勸之
仕不聽皓首篤齊眉之誼一堂騰四代之歡石濬川
夏葛冬裘有以自老仲長統良田廣宅何求於人咸

豐壬子年十月初四日辰時以壽終於正寢年七十有九當公病篤時哲嗣進階夢公冠帶乘輿導從甚盛謂將赴任儀隴儀隴蜀之遠邑素未聞也審是公殆歿而為神矣昔禽虎任閭摩之職晉公主芙蓉之城子建遮鬚游夏修文以古方今理固可憑至論公之孝友品節而祀以鄉先生此又公道之不容泯者當徐俟諸後人焉予以壻從公學且久悉公之為人故誌之且綴以銘曰

於皇先生毓靈衡山湘蘭沅芷移植江源美秀而文不鑿其天金玉其式規矩為旋斯文迪後至行格天子孫食德億萬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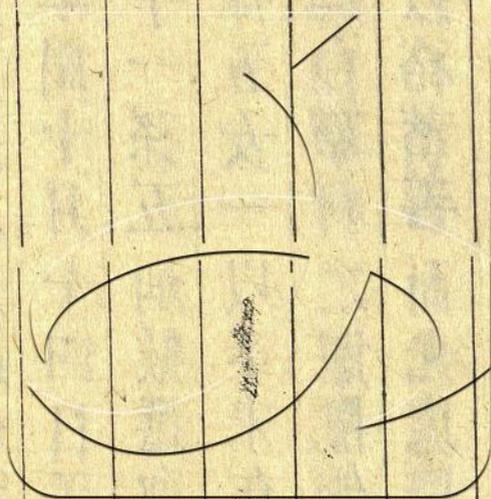
胡太夫人墓誌銘

直隸按察使 成都進士 孫 治

天津令楊君國杞解官歸養其母太夫人越四年太夫人以病卒國杞哀禮盡制既卜葬有日乞治為納壙之文治與國杞為昆弟交舊同官近又託姻婭習聞太夫人懿行不敢辭按狀太夫人四川崇慶州胡氏國子監生諱世珮公次女為同邑贈通奉大夫候選府經歷諱發春字悱亭公之配自少嫻內則年十六于歸楊氏時舅贈通奉大夫諱廷陞字心齋公官楚為宜章令侍養官所相夫子盡孝得舅姑歡既而宜章公退歸樂閒靜家事無大小太夫人悉躬任之不以纖芥累堂上宜章公賢之曰有婦如此吾無內

顧憂矣舅姑歿佐理喪葬如禮宜章公承清白之訓
遺業僅薄田二頃而悌亭公襟宇高曠不事生產太
夫人操勞籌畫力持儉勤三十年以錙黍之積增置
膏沃以貽子孫其後家業漸裕而太夫人被服自奉
之具不加於素惟承祭祀睦姻族周匱乏則豐腆無
所惜彌留時猶遺命建支祠設家塾置義田以惠族
黨先是悌亭公無子國杞序當嗣太夫人撫育教誨
如己出悌亭公歿嘗以遠大勗之於是國杞仕畿輔
膺煩劇累勦海運軍餽卓然以幹練稱於時晉同知
直隸州擢知府用皆太夫人教督之力也國杞在官
數以迎養請太夫人不可會匪擾蜀及州境人惶

懼謀遷避國杞馳家書請就養益切太夫人整理家
事如常日第勉以當官勿忠而已訖弗可國杞鬱鬱
志不遂尋乞病歸以終養嗚呼太夫人可謂有子也
已太夫人生於嘉慶戊辰年六月初三日丑時卒於
同治庚午年閏十月十四日子時享壽六十有三晉
封太夫人子一孫五炳候選郎中煜庠生焜州同熾
燁業儒曾孫五女一以辛未年十一月初六日巳時
葬於州西鄉白碾村之祖隴側銘曰懿惟母德孝慈
允彰克儉以裕蓄善而光處豐弗侈樂施靡違令子
廉幹式秉義方昔飭教督今隆顯揚孫曾秀蔚禔福
壽康有耀翟第載褒鸞章嘉壤永妥佑啟蕃昌



以上新增

序補遺

明

送武定太守尹莘翁還崇慶序

御史王 釗 昆明人

余叨陪侍從聞西蜀尹公名舊矣才卓犖而性邕朗
學蘊藉而行珉璞蚤歲馳聲藝林人咸謂有蘇眉山
風迨擢賢科通仕籍入司成均諸生圍橋受業者如
市於是名譽益起而郎署之命下矣會聖天子厘念
西南激江缺守遂遴公補焉至則殫心綜畫剴劃紛
紜踰年郡大治尋以制歸激之士民如失父母迄今
誦遺澤不衰服闋入覲上謂武定新造較激難治非

尹某不可守迺補茲郡三年政平訟理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夷獠無愁苦疾痛之聲公之績也監司上其課最行將建牙開府標功銅柱公竟以微恙輒思蓐鱸諸司不能留行之日吏民扳轅臥轍馬不得前同知越公應奎推官劉公堯生暨闔屬百執事走使索序以餞予乃作而言曰志士乘時以立功亦知幾以完節世之腰章垂綬者多矣果能治國如家乎抑能急流勇退乎公入爲師郎出爲郡伯文章政事炳耀中外與漢循吏比肩矣雲霄稍倦松菊尋盟清節高風適與時會由今觀之出處如公可多觀哉且也錦江玉壘魚鳥親人雖足遂公林泉之志然元亨之酒未

熟浣花之席未煖而安車蒲輪行將再起東山矣今吏民以公之去留爲欣戚者戴德之情則然耳顧士君子出處蓋有命焉其出也奚以喜其處也奚以悲昔韓昌黎送孟東野慰之以天吾知公樂天安命願諸吏民勿以公此行爲未快時萬曆己丑仲冬也

補遺

啟

宋

與何蜀州啟

陸游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

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恭維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之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閒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與蜀州同官啟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棄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詒

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義感慙交集敷敘奚殫

閬州募修楊威肅公專祠公啟

州舉人

胡

麟

瑞生

諸葛綿竹之戰忠萃一門昌黎北平之交感深三世惟毅魄貞魂之克妥庶私情公義之兼伸世襲一等昭勇侯楊公諱炳前帶勇剿賊戰歿於崇事聞優卹如例諡威肅於地方建立專祠並附祠其從姪光坦僕朱某皆同時陣亡者也惟公班劍傳家河山永世高奔戎材雄禁旅先七萃以承恩王鎮惡身出將門蘊六韜而待試當綠野閒居之日正黃池弄兵之時感推轂於元戎誓許身於皇路豈為阿奴富貴殫備

黃衣早聞賢母叮囑勉摠丹悃建忠武之旗而禦侮
重標郭令家聲揮孝廉之涕以登壇繼統伯符舊部
蒲亭塵戰蹴鳳嶺以雲開棠國宿師戢玻江而浪靜
鋒頻挫夫青犢陣益巖於黑鴉旋念我州誼關梓里
先人之廬墓猶存地近蓉城天府之藩籬綦重甫聞
寇警卽整援師方鼙鼓動地而來勢已危如纍卵及
將軍從天而下人皆倚若長城揖故舊於軍中猶是
翩翩公子立功名於馬上居然烈烈丈夫斯時也隊
飭銀刀門扃鐵牡杞楊計寢雞犬眠安行將蕩滌湖
山唱武肅還鄉之曲早已安排犄角聯黃晟措大之
營無如金虎芒高霸王社熾師繫凶門而出示不生

還手援枹鼓而鳴軍殊死鬪東西電掃後勁亦躍而
先登天地塵昏中權忽蹶夫上將謝傅之芝蘭并碎
鄭翮之鵝鸛俱殲裏馬革以偕歸一軍皆哭留豹皮
於不朽千載如生今者郭塢營空風雲接地房公馬
過婦孺投芻雖終軍早亡永沉壯志而管亥潛逸卒
保危城是宜鑄翠圍之石以銘勳采文井之蘋而薦
潔矣乃表忠有

詔曾先元甲頒來而泰厲無壇已是白楊拱候久稽

聖典未厭人心夫鄉先生抱德揚和歿猶與於社祭況奇
男子捐軀捍患禮豈遺於國殤某等上念

朝廷宏宣教義之風下思吾輩保有室家之故協謀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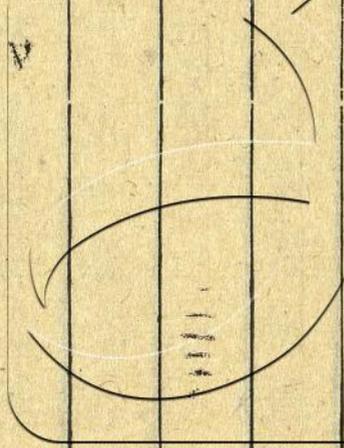
祀用妥遺靈當此日籌餉方殷敢重累金錢之府計
年來力耕所得猶足營土木之功願不煥乎丹青毋
僅庇乎風雨嗟乎軍興十載幾人完節烈之名山裂
五丁四海洒英雄之淚粉榆有耀冠冕重光知正氣
已返於太虛不作蔣蟲求食幸明禋得升於故里時
招丁鶴來歸則九原仍殺賊之心可以潛資保障且
百世肅登堂之拜猶能想見生平凡我同鄉勉茲義
舉此啟

代同人募施溫藥啟

胡麟瑞生

天下蒼生之病劇矣每獨居深念思所以救之必以
仁爲參苓義爲鍼砭乃能扶其凋瘵而起其痺癢特
不履其位則不任其責雖時迫於心之所不忍而卒
阻於力之所不能亦第鬱爲隱憂而已矣然此凋瘵
痺癢者猶奄然有一夕之僅延以待治於後也不幸
又以水旱之不時陰陽之不和憂思勞苦之不節而
益之以疾則此一息愈有難延之勢而彼方窘於饔
殮之不繼俯仰之不支何暇復顧其疾故疾雖危而
輾轉呼號卒無一草一木之入其口以至於亡者一
鄉一邑之間比比皆是是尤迫於心之所不忍而非
阻於力之所不能若之何不思所以救之救之如何
施以藥而已計一人之疾藥不過數帖一帖之藥價
不盈百錢盡一人之力可以救數人數十人之疾積

而至於百人可以救數百人數千人之疾所施廉而
所濟博有心人諒樂爲之以相與於有成或曰死生
有命何必藥藥而生則不藥亦必不死不藥而死則
雖藥亦必不生命爲之也審若是則歧黃之經可以
焚周禮疾醫之設爲多事矣豈通論哉且吾等以目
擊心傷之故但爲其所能爲爲其所不忍不爲旣爲
之矣其生也吾不居其功其死也吾不任其過以此
諉之於命則可若先以命爲辭日坐視其輾轉呼號
之慘而不之救不爲不可亦大有所不安太史公曰
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亦仁義之一端也諸君其勉旃
夫蘊利適所以生孽而積善自可以回天善非徒濟
人已也已亦與有益焉諸君其勉旃或又曰藥不能
愈其凋瘵痺癢也奈何予曰醫家論病有標本之說
凋瘵痺癢是向之失於富教而得之者病之本也其
後之有所感而中者病之標也吾等姑治其標而留
其本以俟上之心乎民瘼者



跋

國朝

吳志跋

失名

今天下大一統矣廓清海宇開職方未闢之土誕敷
文命建司徒未設之官拓疆遠邁夫百王

命秩遙光於六服猗歟盛哉秦漢以來莫與京矣

上念風俗殊尚因革異宜

特命直省纂葺志書夫一統志者省志之所集也省志

者又郡邑志之所集也唐安雖小其間山川人物風

景勝蹟甲於他邦惜灰祖龍之焰無復文獻之徵吳

父母采拾殘篇訪蒐故老紀其山川則詳而有驗列

其人物必實而不夸風景之何以登眺勝蹟之何以留題悉皆援古以證今蜀州景物得此益彰兩經三載之考績頻施七年之教養民業於耕女勤於織士安於絃誦

國朝數十年來唐安未登一榜吳父母鼓勵有方訓課不輟辛酉科文武聯發四人將來人文蔚起風會不由茲而重新耶後之繼起者生聚以實殘疆教化以振士氣唐安之盛豈易量哉

跋稱辛酉科文武四人按選舉內武舉佚其名

重輯浣花草堂志跋

竹谿李昌平 東山

平弱冠時獲從鄴江謝青芬夫子遊始學為古文課藝之餘授以杜工部古近詩而命之曰有唐詩人多

矣惟少陵獨冠冕千古者非僅關詞章之妙蓋其忠君愛國之誠雖瑣尾流離未嘗一飯忘故發於歌詩者憂深思遠猶有三百篇遺意此詩人之志也汝其識之因出所輯浣花草堂志見示時甫脫稿而未就也平雖未了了然已默識不忘矣越數年夫子之官湘南平亦忝捷南宮廝官薇省燕山楚水僕僕職掌雖書問往返未嘗商及學問之事也今年春夫子擢澧州刺史入

觀得拜見於都門侍坐之次詢以近日宦况及進修何似平為赧然者久之且曰余浣花草堂志已就將付剞劂矣汝盍為我序之平何敢辭何敢辭竊維自古

名賢傑士其登臨遊覽所及後人必追誌盛蹟傳爲
美談蘭亭之於右軍竹溪之於供奉是已若少陵寓
蜀終始纔六七年其居草堂又不過三四年耳少陵
之傳不傳固不藉草堂爲輕重而後之人景仰不置
者豈非以其人哉不然唐之士大夫東都邸第園亭
池館迄今淪沒於荒烟蔓草間者抑豈少哉草堂之
重建自宋丞相呂汲公鎮蜀始其後廢興沿革前人
之記備矣不有著述恐其久而就湮也夫子乃取鄉
人何君希顏舊本櫛比而綴葺之補其缺畧而訂其
訛舛自浣花源流以及名人軼事分門別類成一家
言閱十餘年而始蕙事其志可謂精且專矣夫子蒞
任湖湘間政績循聲卓然有所成立方將出其才猷
爲

國家敷政布惠不徒以詩鳴者也其拳拳規撫少陵者
蓋少陵以其忠愛之誠昌之於詩我夫子以其忠愛
之誠著之於事且發之於詩窮達不同其歸一致少
陵之視夫子幸不幸何如也嘉慶十有五年歲在庚
午暮春上浣受業李昌平謹跋

楊用修有言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今讀
 其書於漢晉間士女表功勛旌賢能拳拳加詳焉洵
 良史也歲癸酉蘇州顧桐江先生權牧崇慶余適讀
 禮家居蒙委校讐州乘竊媿材非道將何能為役顧
 余州人也邦人紀邦事曷敢辭昔鄭漁仲謂志之大
 原出於爾雅詳浮言畧事實皆不足盡爾雅之義余
 師其意自七月杪越中秋竭二十晝夜之力凡成書
 十卷以之追躡常志未敢並驅爭先然表微闡幽樂
 道人善其於先生察土俗勵風教惓惓一方人物之
 意庶幾無負歟至先生下車甫數月清塵牘廣治化

顧志跋

州人謝攀雲 青荃

民風丕變鄉父老皆能道之茲不贅嘉慶十八年中
秋後一日謹跋 以上顧志

石經跋

宋進士張 續 唐安人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
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註范氏漢書
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
為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
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記多六焉疑洛
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
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
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公每以古今疑事

詰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砲
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須孽婦一觀遂以
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
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
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
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校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
孔壁所藏者蝌蚪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蝌
蚪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
古定不復後蝌蚪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
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之際杜林遯地河西得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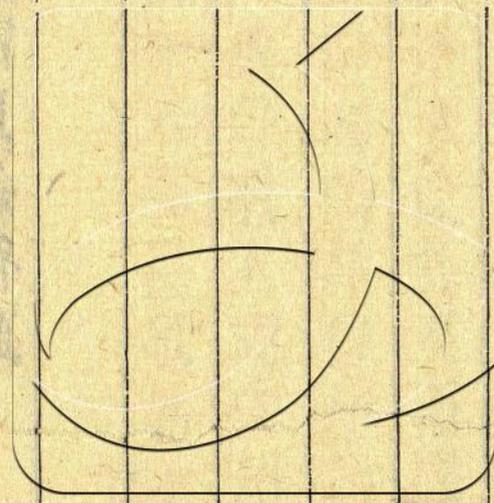
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
 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情事也
 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冊於碑則定為隸亦
 如安國之書傳邱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
 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豈
 當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
 子

慈君額跋

劉芬

狹隘而張酷烈模稜而事優柔俗吏為之君子弗貴
 也我郡侯少穎程公蒞州兩載實心實政惠澤孚民
 凡夫賑災患平訟獄興學校弭盜兵建城郭築礮臺
 諸大政靡不次第修舉嗣於城隍祠捐金倡募培葺
 幾半載功始告竣州人士樂而化之昔張潭為和甯
 今有惠政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公之心跡大
 率類是顏其額以紀德政

增補



增修崇慶州志卷十二

崇慶州知州沈恩培輯

雜識

資州詹爾賡字元西著外編云崇慶古蜀州也三國志
 曰益州之地仰給於蜀是矣宋大觀三年高宗封蜀
 國公南渡紹興中乃升為崇慶府元降為州漢曰江
 原以江水所由也有江原祠莽曰邛原以與臨邛近
 也濱文井江晉曰晉原以有晉原山也即鶴鳴山唐
 曰唐安以保安唐室也在西巡時今唐安為驛江原
 為鎮矣

外編云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云風煙望五津

丹鉛錄云江水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此華陽國志所載盧照隣曰予自江陽言歸五津亦指此也

外編云寰宇記鄴江出麩金一曰皂里水自永康軍青城縣百丈水南流入江原界志云皂江逕江原至新津入河昔張道陵投墨於此其水盡黑故名皂江有北橋杜甫詩望極春城上闌筵近烏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廚烟覺遠庖西川供望眼惟有此江郊

外編云宋皇祐間趙閱道爲江原令其二弟揚抗與俱有引流聯句敘云江原縣江繚治廨址而東距三百步瀧湍馳激朝暮鳴在耳使人聽愛弗倦遂插渠通民田來圍亭堦廡間環迴繞旋溝行沼渟起居觀遊清快心曰公暇事休與弟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共爲詩云別派從江垠邀流入農畝淙淙來源深漑漑度溝淺疏功浹旬流漑利千步遠田觀宜澤瀦坎聽宛瓠建北溟類鑿池幽茁漾裝巘流行拂落葉浸長浮生蘚孤鶴怪眼窺纖魚跳鬣展暎葦色莫分喧琴韻難辨增霖晨鬧畦涵月夜驚犬憐黃澆菊籬惜紫沃蘭畹吏治窳篋童戲芒車卷灌畦合手勞漱掬致腰俛庭秋臨加涼軒夏尙消烜我矜遠濟能僮賀遙汲免貯兒理巨甌歸厨架修篔供淘飯盞糧給澳

羹鼎嚮調藥修舊餌煎茶試新葦坐客頻泛觴蹲兒
屢洗硯聆寒心脫煩澁冷酒除面間眺筇步隨靜看
髭吟撚高懷將文瀘清興因詩遣題爲引流篇記耳
非自衒

費著氏族譜云京兆常氏爲蜀人自宥始衮相唐母兄
偕偕三世孫官戶部郎中扈衛僖宗駕入蜀者宥也
謫授蜀州戶掾卒葬江原二子包荒包蒙包荒子達
選達子延昱負其才雷公有終來平蜀寇一見奇之
率從之謀有終守蜀數以書招致之延昱始來有功
家成都卒鄉人謚曰廉貞先生子禧禧四子琪珠琮
玘皆登科琪守三州長子景修彭州景修二子時中

執中爲郡守相自景以下名從中從才者爲一世從
士者爲一世城垣蓋琪諸曾孫城知均州垣有隱操
蚤與薦以親喪不復就類皆隱居東山餘四十年蜀
人大帥欲識之不可聲聞於今隱然琪弟琮之子績
禧弟涉之子鎮踵登崇甯二年第初延昱出從雷公
選子守元留邛其後多通顯以隸他郡故不書

氏族譜云何氏唐季有乾符進士待詔翰林知節自謂
武裔後禧宗幸蜀加知制誥因歸剽卒葬膏澤鄉孫
偉登太平興國進士第嘗記景德寺邑人推爲先生
七子子孫散居成都遂閬彭之崇慶永康之導江而
武之族蕃矣偉三世孫邦基登元豐第官至朝議大

夫賞及從子孫又三世俊茂登紹興第徙崇慶

氏族譜云宋氏望京兆隋諫官遂以直言得罪流蜀隆

山卒葬隆山隆山後以明皇改彭山比及四世少長

踰二百人及璉一作入中朝為正議大夫扈僖宗狩

復還歷眉彭二州刺史歸瘞彭山子五人號五房宋

長子渝生覽一作覽生祚始居成都之雙流祚二子

承榮承慶承榮生堂舉賢良方正成都府府學說書

名載國史承慶生文禮以子右賢右仁同登慶歷第

後贈朝散大夫右仁生桓桓生京京生衍同登科聯

四世右賢孫良儒曾孫德之祖孫又相繼登科德之

嘗為四川類省第一皆文禮之後也按宋史德之蜀州人有傳詳人

物熙甯中邑令徐九思表其坊曰叢桂作堂於邑東

延壽院繪五世像號叢桂堂邑人榮之有散而居汴

居大安客歷陽徙依政者皆祖諫官今居崇慶者又

自雙流徙其居汴者即公延渥之後譜稱延渥後更

名渥有女孝章皇后其後譜聞唯彭山雙流依政譜

可考子孫文行聞於時者眾獨雙流以隸成都故詳

明史云黃紱字用章其先封邱人曾祖徙平越遂家焉

紱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成

化九年遷西川左參議久之進左參政按部崇慶旋

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為理風遂散

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

倚山為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絞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其寺倉吏倚皇親乾沒官糧巨萬絞追論如法威行部中歷四川布政使奏開建昌銀鑛

邊州聞見錄云明季崇慶州知州王勵精與獻賊同里開逆賊據成都州無與守勵精題詩於壁自縊而死其兩僕從之癸巳知州黃簡頻夢見之自通姓氏云遺骸在城隍廟後廢冢間不勝牛羊之擾醒而知為舊尹故老有能言之者乃重加築樹碑其上焉王公故孝廉簡閩人亦孝廉也有惠政

巴國謠碑曰巴子國望帝宅極日半窮簷葫豆苦蕎和

燕麥收來食不盈荒來稅猶迫愁見三輔蝗苦遭五技颯夷落番部獺窺江澗戶碣房猿叫夕貪夫昏昏不加憐忍吏克克何所惜王伍漫爾裁珍匱秦家不慚羨金策願言一心明雙月同為創殘事驅逐君不見一家哭那如千家哭

雙月疑有誤

成都記云唐乾符中蜀州刺史李師泰理第於錦浦里北門西與李冰祠鄰址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甃甃甚固得金錢於甃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面各科斗書二十一字其緣甚簿有刃焉督役者以白師泰命并

金錢復瘞之

按十國春秋
韓符作乾甯

京山雜記摭遺云蜀中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扁鑰遊

人莫得見忽有兩婦人高髻大袖憑闌笑語郡侯啟

鑰闕不見人惟東壁題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

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笛曲有落
梅花故云大家留取倚

闌干按宋晁端禮用其句作水龍吟詞云夜來深雪

前村路應是早梅初綻故人贈我江頭春信南枝向

暖疎影橫斜暗香浮動月明深淺向亭前驛畔行人

立馬頻回首空腸斷別有玉溪仙館壽陽人初勻粉

面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最是關情處高樓

上一聲羌笛仗何人說與東君留取倚闌干看又杜

安世反其意作折紅梅詞云喜輕澌初綻微和漸入

郊原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珍

館不似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風情似勻點胭脂染

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終別可惜彩雲

易散冷落謝池風月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

覓取時倚闌干闌有花堪折勸君須折

楊升菴全蜀藝文志引路史元囂國若之下流泝水也

今蜀州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二子元囂降居江水

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越雋郡泝為下流當在今嘉

定敘州等處入岷江與蜀州地渺不相涉路史所載

似誤

渭南集唐安西湖蘇武慢云澹靄空濛輕陰滑潤綺陌
細塵初靜平橋繫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
飛花傍簷新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
壘暗凋顏鬢空記憶杜曲池臺新豐歌管怎得人
音信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塵久閑犀柄惟有條然
筆牀茶竈自適筍輿煙艇待綠荷遮岸紅蕖浮水更
乘幽興

十國春秋云王宗播本姓許名存故荆南節度使成汭
將也乾甯三年降王建建忌存勇畧欲殺之掌書記
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彼窮來歸奈何殺之建因遣
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焉宗綰密言存忠勇

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更其姓名曰王宗播宗綰竟不
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孔目官柳修業數勸宗播慎靜
以免禍宗播有功輒稱病不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益州名畫錄云杜宏義蜀州晉原人也工畫佛像羅漢
今寶曆寺東廊一堵文殊西廊下一堵普賢及行道
高僧十餘堵見存蜀人相傳杜老朱羅漢爲妙老朱
宏義小字

十國春秋云庾傳素領蜀州時有唐興縣郎吏楊會者
事傳素甚謹及傳素爲相除長馬以酬之會堅辭曰
會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甯掩人口且捨數千
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無益也時人稱其有識

十國春秋云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士等像於大慈寺

楊志云通志晉樂縣晉屬沈黎郡宋屬晉原郡按晉樂劉宋所置而通志謂晉屬沈黎郡似誤且沈黎郡今清溪縣亦似所屬太遠今考十六國春秋李雄玉衡二年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是沈黎晉漢嘉卽今雅州府也

舊五代史云劍南道蜀州唐興縣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陶胡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唐興縣按此條沿革志失載補錄於此

升菴詩話云杜工部和裴迺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開杜公以裴迺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比之又以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耳所謂東閣官梅者乃新津之地新津當作蜀州非揚州有東閣也宋世有假東坡名作杜詩注一卷其注此詩云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二株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盛開相對彷彿終日按何遜未嘗爲揚州法

曹是時南北分裂遜爲梁臣何得後居洛陽洛陽乃魏地旣居魏何得又請再任請於梁乎請於魏乎其說脫空無稽如此

岷麓閒談云崇慶治西有檜木河文井江下流也檜邱其切又苦駭切楊用修曰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飽聞檜木三年大因問先父檜木蜀產檜字何音先父曰音欹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欹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詩曰錦里江邊木有檜野園封植露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

城隍廟有鐵爐五足高二尺八寸口徑四尺無銘治平

四年鑄亦古物也

東都事畧云張詠知成都廣武卒劉旰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卽爾死所矣正懼遂取勝東都事畧云文彥博知益州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爲立訓練之法又以益彭邛蜀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悉易以步軍

崇慶沿革無崇陽之名前州焦廷芝改江原書院曰崇陽書院未審何據然東都事畧稱張詠官崇陽縣知

縣宋稗類抄亦載張乖崖為蜀崇陽令一吏自庫中
 出鬢旁中下有一錢詰之庫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而杖即能杖甯能斬我耶乖崖援筆立
 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子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劍下階斬之申臺府自劾崇人至今傳之

岷麓閒談云江原鎮東有安西廟祀魏將鄧艾余過其
 地問友人岑含芳不祀武侯而祀鄧艾何也含芳張
 口不能答按香祖筆記云康熙丙子祭告使秦蜀過
 劍州南門外有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余
 謂不祀姜伯約反祀鄧艾于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
 倡言毀之者何也欲賦詩正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

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
 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
 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唐段文昌字墨卿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

按廣都今

雙流龍華山在州治西

嘗杜門力學于此俗謂之段公讀書臺

長慶初朝議文昌少在西蜀諳詳利病詔授劍南節
 度使有邑人贈詩云昔日騎驢學忍饑今朝忽著錦
 衣歸等閒畫虎驅紅旆可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
 翁祖致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
 邊舊釣磯

岷麓閒談云先大父嘗言康熙間有王氏者名金姑崇

慶人李有聲妻也有聲頗饒弟有才落魄無狀有聲待之薄一絲一粒不與也有聲結一友朝夕過從密甚且借貸無算有聲不之計也王忿夫厚友薄弟然無如何一日有聲外出斃一犬王去毛截頭足着以衣作人狀且血汚其衣置後牆下及夫歸已二更矣王故驚曰誰殺人移屍累我置牆內盍往觀之有聲步月往視果然謂其妻曰奈何王曰妾思人命重事貽累非輕君有密友何不約來與君瘞之則滅其跡矣有聲乘夜至友家具道其事且約同來瘞屍友曰若他故惟命是從至人命重事雖千金不往也汝去毋累我有聲怏怏歸妻曰來否曰不來奈何妻曰小叔固在耶試呼之有聲如其言有才飛奔至與兄向殘月掘土瘞之王乃從容言於夫曰妾爲君賀君與某爲契交曩日飲助不爲薄矣及君有事渠裹足不前小叔雖無狀平昔未蒙君惠然呼之卽來詩曰雖有他人不如同父此之謂也君其知之矣有聲感悟親愛其弟漸與友疏友怫然怒曰若與吾瘞屍我不往而若遂藐視我必呈官洩吾忿未幾官爲檢驗乃犬屍也王因訴曰初吾夫待弟如是待友如是氏故以斃犬勸之又如是官曰兄弟睦否曰睦矣官喟非賢哉婦也獎慰久之

雅州屬有漢源廢縣或以爲李雄漢源郡屬縣非也按

崇慶州志
卷十一
晉永嘉六年分蜀郡置漢源郡並以名縣在今崇慶
懷遠鎮此李雄所置漢源縣也隋仁壽二年平旄牛
夷獠置漢源鎮四年罷鎮立縣在今清溪漢源街此
隋所置漢源縣也縣名同而區域各異

十國春秋云王宗壽得古鐵鏡于江原下有篆文十二
字曰龍宮寶藏神和子鑄永年萬歲平時晦不可觀
一日忽光彩照見市舍一青衣小兒卯角蹲酒家樓
亟令人訪之小兒隨至曰此神物也吾失此已百年
君當見還因剖腹納鏡長揖而去人咸以爲鏡妖

朱竹垞謂金石文字足以證史此言最有理蓋志地家
貴耳者承訛師心者臆斷往往不可爲據也如楊志

載尹涪墓在州東南一里余輯州乘已采附古蹟鉞
板矣癸酉九月十四日道出墓下見華表屹立豐碑
有二剔薜剝苔讀之墓前一碑題中順大夫雲南武
定府知府尹公墓距墓三丈許一碑上方鐫隆慶勅
命云庠生尹霆以子三聘貴封登仕佐郎國子監學
錄下方鐫貴州道監察御史昆明王釗送武定太守
尹莘翁還崇慶序云云按序稱尹莘翁卽尹三聘舊
志明選舉載尹涪正統舉人歷官參政尹三聘嘉靖
舉人中間相隔百餘年序作于萬曆己丑碑于萬曆
庚寅字跡朗然可辨其爲尹三聘墓無疑迺前牧修
志時近在郭外采訪者且未嘗一過游日以致誤爲

尹涪墓其他耳食沿訛可知矣新志剗劂將竣因附錄於此俟後來考訂焉

文廟櫺星門人多不解其義按易體震引釋文云櫺者門楣總格也櫺之有格爲星眼今之戟門古爲楯門制用櫺牕格撤去障板取闕門求賢之意其兼取星者同于王制尊之至也然隨園詩話載程綿莊云詩經小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

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於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於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大陽道右角爲將其北爲大陰道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語正相印證俗儒曲解以爲養先於教蓋猶知櫺之爲靈也或曰義取於疏通則直以爲窗櫺之櫺豈不大誤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部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華陽梁州地也紀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

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復自晉至周顯德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豈不重可嘆哉以上舊志

臥龍山紀行余自宣威幕府送季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為學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職余丐祠得請而歸會季長護漕夔門相與道故舊握手驚嘆蓋闊別已十年辱通燕欵浹辰忘倦最後遊臥龍山松風蕭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瀆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吟詩不圖天涯為樂之至於斯也唐安閣蒼舒才元書

懷遠鎮即古橫原地見通志第不知懷遠之名起於何時及閱毛文錫茶譜蜀州晉原洞口青城橫原所出鴉嘴雀舌蟬翼鱗甲皆散茶之最上者考文錫為五代蜀人乃知宋以前即有此稱又與蜀州晉原並舉必起自唐時也

費經虞曰劉誠穆字元倩崇慶州人杜朝紳子也朝紳夢五色石生誠穆占者當為才子以文名朝紳本劉氏命誠穆復姓焉嘉靖辛卯時年十五舉於鄉壬辰春官不第大憤三日卒其紀夢云余年十五時夢人窗外相呼出見之其人道衣襟上有三員石謂余曰我子之友三白道士也與子別十五年矣今為石阿

洞天之遊可乎因隨之入至一山見石阿洞三字推
 之門開而入有大方石在地前有三員石道士曰此
 子襟上石也取繫之良久乃出予題詩遂謫十五年
 徂遊九萬里我來徒悵然何時復至此道士送予詩
 曰遣鶴從今去重龍看子歸因別而寤故誠穆自號
 元鶴子費密曰然曰重龍之卒數定久矣吾家舊有
 元倩集寸許詩數百首兒時嘗誦之朱彝尊云誠穆
 一名嘉壽字文孫

崇慶州歷代沿革並無崇陽之名自焦牧以崇陽名書
 院人遂以宋稗類鈔張詠官崇陽誅庫吏事為證及
 考朱祁所撰張詠行狀云初釋褐鄂州崇陽縣雷厲

風行奸吏上下其手者痛繩以法吏憚之行狀自是
 實事或者類鈔閉門著書誤鄂為蜀遂以湖廣之崇
 陽縣屬蜀州而不知者又以崇陽縣誤為今之崇慶
 州夫稱州縣曰陽如灌縣稱灌陽江安稱江陽富順
 稱富陽自是俗語通稱則焦牧之稱崇慶為崇陽也
 抑又何疑

馬嵬坡有題壁詩云一自紅塵進荔支遠山也學畫蛾
 眉勸君莫譜淋鈴曲多少夫妻別此時不著姓名張
 雲谷錄寄何希顏曰茲非君作乎希顏答曰非公神
 交不我知也見雨村詩話

又云何希顏少遊宜興儲氏之門深得古文家法其才

博而奧蜀中文獻半貯腹笥潦倒場屋三十年己卯始領解與余同榜已五十餘矣庚辰北上試卷已擬中魁因小講用十二轉字太奇遂落第客於山左禹城周令士孝署中卒有人峽句云亂猿昏月色殘葉冷江聲新城見之必當擊賞

同治四年六月白馬場河濱水漲冲一古墓有青石二扇在磚榔外或取其石細視之題篆文曰有宋劉夫人墓文云夫人劉氏世爲蜀之晉原人父與賢母張氏夫人年十八歸於予不幸生於遺腹孑然孤立夫人爲予勤苦起家而樂於爲善歲辛巳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一二子金鑒金

嘗與計偕二女長適鄉貢進士王楠次適左迪功郎王燉適燉者後八年夫人卒孫男一人仲楠孫女四人外孫男女六人歲己丑乾道五年葬於夾江鄉清遠里去祖塋之西里許亥山癸穴自庚入坤朝丙出得日在十二月望燉狀其行金鑒將謁銘於當代聞人姑記歲月於掩壙之石予亦虛壙於其旁庶不負同穴之義云龜阜老人周洪書按周洪未知何如人是亦宋世金石文字之可存者又州西萬家坪山中有墓石題宋淳熙十四妃墓今亦不能詳也

州有袁五孝子當獻賊之亂弟兄五人奉母偕眾避難至晚無食眾擇其肥大者殺而食之五人已殺其四

第五子奉母逃到他縣竟免其難事傳李西漚見載
別州縣志今忘俟考

濟南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云何明禮字希顏四川崇慶
州人腹笥甚富晚年始領解來遊山左客其鄉人周
肅齋禹城官署登泰山歷南天門憇斗母宮皆有詩
乾坤亭一首尤卓犖恣肆日空一切已載之聽雨樓
隨筆來歷下詠華不注云千古兵戈一笑秋猶傳跋
于逐三周天然綠翠芙蓉好不見題詩李白樓大明
湖云皎皎澄湖接玉京夜闌銀漢落無聲最宜雨過
秋光後一片蘆花帶月明其詩名流傳山左如此
以上

增新

觀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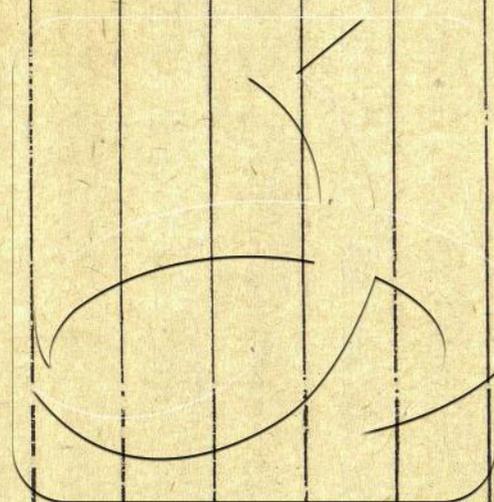
州牧 李廷璧

教化有權砥礪先諸雋秀功令所布品範著於文詞
制藝非徒科目之梯通經卽是勳猷之軌是以長民
者當下車伊始首重採風觀化者於顛俊無遺便知
邇治蜀郡固文人之藪而崇陽尤靈秀之區金馬流
金璇圓衍錦江之派翠圍滴翠嵯峨接玉壘之靈覽
白塔之斜陽詞瀾十丈披清風於夕照春色三千臺
號讀書午夜聽呬唔之韻江名文井丁流生活潑之
機旣川媚而山輝自地靈而人傑胡晉臣疏留理學
文教賴乎文人宋德之論定陣圖經濟本乎經術况
南番人日高常侍政績恆留東閣梅花杜少陵詩章

足咏是宜家藏史乘戶有通儒世業縹緗里多宿學
詞源則倒流三峽筆陣則橫掃千軍莫不志切題橋
才思吐鳳矣本州童年循習早擷芹藻之芬弱歲觀
光幸觀芙蓉之鏡爰膺異命筮仕西川衡文益郡則
由錦江芙蓉而潛溪握篆雷封則自塾江滎昌而涪
縣取士必嚴甲乙臨民還愛詩書屢隨星使之車常
較丹鉛於中夜曾叱寒燠之馭猶親翰墨於長途泣
茲文獻之邦敢昧作皿之義今方詩賡棫樸

聖天子壽考作人什賦鹿鳴爾諸生觀光有志今本州鑑
非薛卞敢詡持衡而多士各挾隨和奚嫌脫穎噬肯
來從言明約束文以載道不貴傲僻堅深詩以言情

務在清真雅正居稽有素正宜拔幟而登誦讀有年
庶幾及鋒而試奮爾如椽之筆慰余若渴之思願作
範而垂型無流鹵莽以古文爲時藝期有淵源臨罨
畫以咏詩流水共筆尖蕩漾對瓊英而奏曲落花隨
夢管繽紛驪牡流黃方欲搜奇於格外丹砂玉札還
期精選於籠中此日竟體風華早卜杏林有路他時
一枝攀折欣看桂殿飄香各盡一日之長言言錦繡
共罄三餘之學字字珠璣奇正並收瑕瑜莫掩雖云
俗吏萬不至迷目於色絲應有佳篇庶幾得賞心於
黃卷無遐金玉式惠來臨



觀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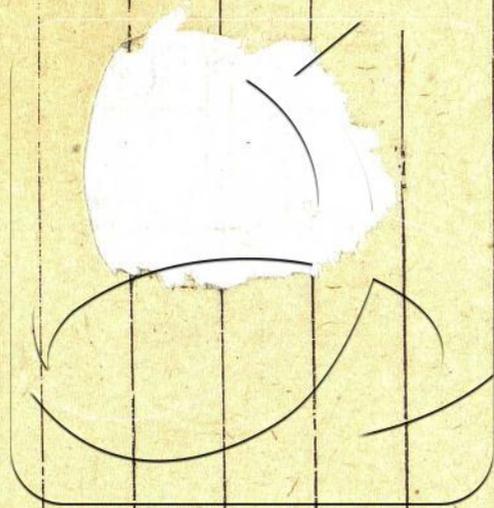
州牧方同煦

唐安舊地益郡名疆吐納煙嵐洞著七仙之古經綸
雷雨堂傳四相之尊採菱葉於西湖無波不月咏梅
花於東閣有雪皆香烏帽筇杖放翁遊處碧巖雲蓋
與可吟時市橋則官柳三千書臺則桂風十里山川
旣饒淑氣人物斯鍾秀靈鳳翼龍鱗常氏望隆世閥
荒田古寺山人詩駉大瓢清淑著書窮源究委伯珍
好學強識多聞自昔固多鍾石之英於今猶擅槐鼎
之彥經文緯武炳炳鱗鱗秋實春華彬彬郁郁下車
而觀民俗隴頭佩犢無聞懸榻而問士行波外陽鱗
早斂况當

天子宏右文之典

天府厘建學之條筆海鼇翻詞場鳳翥家思揆藻人欲題
橋雖錦製難工政敢希達夫清獻而鐸宣易牖教宜
傲高朕辛昂夫苔異岑岡弗差臭味針投石引別具
機緘瑟鼓齊廷不入好竽之耳璞藏楚岫偏驚愛玉
之人某少學熊丸科登拔萃廣文培翮身到大羅數
篋蟬編一官驢磨魯秦蜀迭鳴下邑琴絃癸丙辛三
試秋風簾燭及門儲木天之選此心矢冰鑑之清每
判牒以論文亦放衙而課士肘慚生柳眼不迷花竹
馬羣嬉總卯初迎郭汲銅魚乍緝蒹葭已暮澹臺爲
此定期月日觀風扁試簿領雖形乎旁午招邀不厭

於先庚文貴清真陳言務去詩期新俊僞體宜裁多
士十載遽廬自得丹鉛之趣長官五日京兆欣聯翰
墨之緣首夏氣清恰好精馳八極如年日永肯辭技
奏三多將使參井文光連篇照耀淵雲墨妙滿紙淋
漓羸馬知途願引驂駟千里潛魚得水定騰鬣鬣九
霄州當布席以須惟冀盍簪而至



還鄉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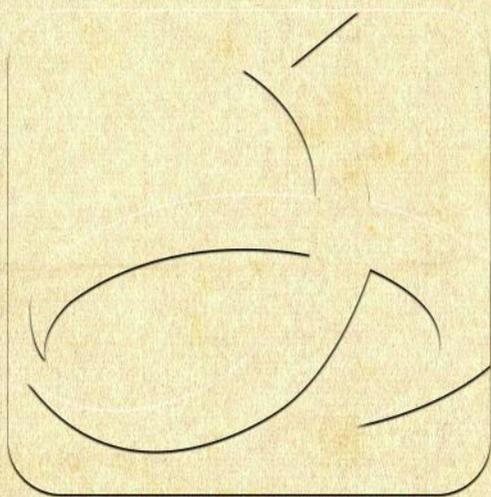
門 裔

僕性屬下愚才歸末品剖心寡竅正面多牆叨陪鯉對而趨庭空聞詩禮長咏鸞旂而入泮博採藻芹乍濫吹於文壇輒素餐於藝圃未能自信何所取材况醜若左思陋同王粲生涯惟有四壁家產不過十金自分籬鷄之微敢矜林鷗之技迺乏空羣之詣竟叨拔萃之名顧影含慚撫心知懼椿萱無恙徘徊烏鳥之情菽水不充寂寞碧雞之景仕弗急乎尺寸祿實需夫斗升緣興捧檄之懷遂起題橋之志背錦城而遠鶩向金臺以遐征本無太史雄才妄希流覽得山川之助非有少陵逸興漫擬遨遊探宇宙之奇補試

南宮從師北學韓退之文章山斗不擯門牆李元禮
人士楷模曾親僕御竊有意於雲翥甯甘心於泥蟠
不謂天誘其衷鬼藏其足將鸞弱羽倏驚鴟露之風
待鼓微馨頓失龍門之水夫孰褫其鞶帶要自據於
蒺藜賴罪重而網疎得脫圈而寄棘特寬臆禦編管
仙田臨風而目斷天涯望雲而悲深海角拋青燈壯
志尺命空存離白首高堂百身莫贖徒面目之有覩
強言笑以無歡經二十載之星霜勞四千里之魂夢
雖仁賢盼睐每適館而授餐子弟從遊恆載酒而問
字而桑榆漸暮蒲柳將衰力與願違智隨年去嗟余
髮之種種其奚能爲念我心之悠悠殊難自遣詎懷

鄉莊舄正苦越吟去國鍾儀方悲楚奏幸邀雞詔特
降鳳樓類取澤風重下宥愆之令象觀雷雨宏敷肆
青之恩謂虎隊之久投宜鴟音之已變許歸故國俾
守先廛但念由吳還蜀自南徂西仄磴千重崇椒萬
疊喬林插月陰兔絕假道之標立壁干雲陽鳥無回
翼之地難危白馬峽險黃牛巨石轟峙於江心漩渦
直通於海眼旣艱陸步復阻水行聞猿嘯而脈脈斷
腸憶鷓鴣而茫茫落魄誠切遄歸之願轉深遠道之
憂路比難於上天程非同於適芥橋名萬里不有化
龍之竹甯易稅駕於萬里橋頭水滙三江愧無騎鶴
之姿何由致身於三江水口用是離思躑躅別緒躊

踏步將去而暫留手欲分而還握思松竹之荒徑
 肯遲遲戀金蘭之久交終懷耿耿一言誌感千古銘
 心仁聽汪倫之踏歌還仰繞朝之贈策



70007679

